

歷史空間

休閒在賭城

陶然

第一次從機場搭飛機去澳門，有點陌生，有點新奇。其實很方便，買了船票便可以通行無阻；但千萬不要出關，他們交代說。行李呢？購了船票，他們自會安排妥當。到了澳門，出關，還要等了好一會，原來還要卸貨。我見左右無人，便逕直去找工作人員打聽清楚，那中年男人不耐煩地呼喝，指着豎着的牌子，在外面等！那牌子小，並不起眼，容易忽略。而那態度，很容易給人一種暴發戶嘴臉的感覺。又等了好一會，陸續有行李車過來，一群人擁上去圍着仔細辨認，沒有，便很失望地退了下來，再等第二批。一直等到第四批，應該是最後一批了，才赫然見到我的行李。人們大約等得焦躁，一窩蜂擁去，我慢慢等他們領好，才上前。都等了那麼久，也不必在乎再等兩分鐘了！

我的思緒又回到北京萊佛士酒店，四點半摸黑起床，為的是趕搭八點起飛的航班，汽車沿着夜北京街頭飛馳，一路暢通無阻，路燈灑灑如瞌睡者的眼睛，猶強打精神。夜風呼呼掠過，暗夜沒有風景可看，我只覺得癡意濃濃化不開，等到驚醒，首都機場燈火通明，早到的乘客一面打着呵欠，正忙着排隊辦理登機手續。轉眼已經從的士下車，在澳門「利澳」酒店對面的「鼎泰豐」小吃，打點了飢腸麼？但只有氹仔的「麗景灣酒店」，才是奔波靈魂的休息地。酒店裡熙熙攘攘，擠滿自由行的遊客，南腔北調交雜，有時空交錯之感。那預訂的房間與想像有落差，也許被那字面誤導，無端有了憧憬，一旦入住，也不過如此。比起北京的「萊佛士」，簡直無法回首。但勝在離機場近。一離開酒店很快就上天橋，直奔而去，十來分鐘就到。而且幽靜，沒有澳門

本島的喧鬧，賭場處處。當然附近也有賭場，比如「新世紀酒店」娛樂廳，但安靜，沒有見慣的賭場人流。如果並非賭客，只是走走看看，氹仔倒是別有風情。街巷很幽靜，那晚走到「龍環葡韻」，坐在榕樹下長椅，隔海遙望那頭的夜色，近景是迷幻似的七彩倒影，夜空霓虹閃爍不已，周圍靜悄悄，只聽得蟲聲唧唧；走到平台，有幾個人在那裡用腳架照相，忽地一輛汽車開來，車頭燈下，把前面一片樹影照亮。沿着梯級下去，摸索出小道，我們在寂靜無人的小路上行走，偶然有一輛單層公共汽車駛過，探照前路一派光明，很快就消失在拐彎處，前面又恢復漆黑一片，只有我們的腳步聲依然。忽然眼前一片明亮，尋找的那家「粗菜館」就在那裡！怪不得有人開心得亂叫，明亮的燈火下，最難忘的是煨番薯，在那冬日裡熱辣辣香噴噴，剝開表皮咬一口，有暖氣從裡頭冒出。我記起香港街頭的售賣番薯的小販了，每當走過，鍋裡盛着煨好大番薯，不言不語，只是以煨番薯的香味無聲引人。但我都並不被吸引，自從粗菜館偶遇，我就記下那一刻，原來寒夜遭遇它，竟也會成就一段難忘因緣。吃的因緣如此有趣，但在澳門本島踴躍，走到「主座教堂」，卻遇到尷尬的事情。教堂內肅穆安靜，只有三幾個教徒在誠心禱告。有一對男女可能情不自禁，火親親吻。只是嘴唇挨了一下，很快有個管事模樣的中年婦女，急步走來，低聲道，教堂神聖，聊天請到外面。那對情人難為情地道歉，很快就溜到外面去了。教堂內聖歌依然從天而降，管風琴奏樂轟然響起。教堂外大門頂上，有巨大心形花環，是剛舉行結婚儀式的新人留下的，我聽見有人呵呵笑道，我們也要照一張相！其實我們來到這裡，是想要找鞋子。但讓事廳前地雖然熱鬧，店舖一間接一間，但就是不見鞋店。不甘心，離開中心，到小街亂轉，到了就想放棄，忽地眼前一亮，真的是得來全不費工夫！那鞋店一人老關攔門面，不大，冷冷清清，只有我們兩個顧客，那中年老闆一副冷冰冰的警察臉，大有你買也可以，不買就最好的架勢。傾談幾句，也愛理不理。跟他講價更加擺起驕客的陣勢，收起皮鞋球鞋手旁觀。明碼實價！他丟下一句。我們趕緊說

要，這樣有紀念意義的鞋店，不買哪說得過去？而且過了這一村就沒有那個店了！難怪他有恃無恐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他謝也不謝，依舊沒有笑容，照樣坐在凳子上，手一擺，送客。還是氹仔的「官也墟」熱鬧也熱情。我們穿過那條摩肩接踵的街巷，食店一間接一間。其中一家，人群更多得出奇。就是買普通的豬肉乾牛肉乾，也要排一輪。莫非它們成了澳門的象徵？「北帝廟」前香火一般，零零星星有幾個善男信女跪拜燒香，那團團煙火嫵媚升上天空；廟前的廣場上有一群灰鴿子在隨地覓食，人們一揮手，鴿群遠走高飛，過一會，見到沒有動靜，又紛紛從附近的樹林飄下，依舊隨地啄食，那脖子一伸一縮，忙得一塌糊塗。只有我們是閒閒的遊人，東張西望，舒一口氣，圖的是享受這片刻的寧靜安詳。在轉角處有一株蒼然的假菩提樹，樹葉如蓋垂下，我們以它為背景，請一個在綠色長椅上休息的貌似香港客的中年人拍照。他笑嘻嘻地答應，台灣人？原來他看到相機刻着繁體字。拍好，他交還相機時，說了一句，很快樂！很幸福！大概是祝願吧！其實我穿的是有袖白背心套上黃外套，只因為出酒店時涼意森森，到中午太陽出來，又感到熱起來了。看起來有點像「小癩三」。我們在假菩提樹下閒聊，微風盪漾，忽然想起，那晚就站在這裡，仰頭望着圓圓的月亮出神。那已是年初的事情了？2011年11月25日—28日，澳門「麗景灣酒店」初稿；2012年2月27日定稿於香港。



■木偶葡國餐廳。作者提供圖片

亦有可聞

青絲

芭蕉

「綠蕪牆繞青苔院，中庭日淡芭蕉卷。」宋人陳克的這一聯小令，我一向都很喜歡。這是多麼優雅恬靜的一幅生趣圖啊！庭院裡土潤苔青，翠綠的芭蕉葉子在炎日下微微捲起，四周闐無人語，於軒窗寂寞中，又映襯出幾許生活的悠閒來。芭蕉是常見於文人詩文中的植物，竹院蕉窗，是閒逸雅致的代名詞；雨打芭蕉，則直接代着淒涼和悲涼。楊萬里的《秋雨歎十解詩》云：「蕉葉半黃荷葉碧，兩家秋雨一家聲。」詩中愁情，幾乎能令人讀出淚來。清人朱竹垞作《疏影詞》詠芭蕉：「是誰種汝？把綠天一，簷牙遮住。欲折翻連，乍卷還抽，有得愁心如許。秋來慣與羈人伴，惹多少冷風淒雨。那更堪一點疏燈，繞砌暗蟲交訴……」更是把芭蕉擬人化，借喻為形孤岑寂、無所憑恃，只能顧影自憐的女子形象。有趣的是，在詩文裡，芭蕉多是作為觀賞性植物出現，認為其可愛在葉，以果實為食的記載並不多。蘇軾詩云：「西鄰蕉向熟，時致一梳黃。」也是讚賞芭蕉的果實大小排比，色澤金黃，以十幾或二十隻為一梳，有一種特殊的風致。至於他是不是吃過芭蕉，不得而知。即使在當今，也有不少人不知道芭蕉可以吃。我有一次在BBS上偶然與人談到芭蕉，就有湖北、浙江的網友問我，芭蕉是怎麼吃的啊？我這才知道，在不少地方，芭蕉只是一種園林植物，並無果實出售。由芭蕉寬大肥碩的葉子，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熱帶叢林，以及叢林上空盤結不散的裊裊薄霧。吳承恩在《西遊記》裡描述鐵扇公主所住的山洞：「那山在西南方，名喚翠雲山。山中有一仙洞，名喚芭蕉洞。」從地理位置上看，是與實際相吻合的。如今若是乘火車到西南一帶，隨着列車的行進，鐵道兩旁，總有一抹翠綠在旅客的視線中輕輕流淌，那就是隨處可見芭蕉樹。如果是在結果的季節，蕉葉下面，還會穗結着一串串的芭蕉。《南州異物誌》曰：「蕉有三種，最甘好者為羊角蕉，其一如雞卵，其一如藕子。」如今常見的芭蕉多為羊角蕉，呈扁三稜形，短短肥肥，個頭比香蕉要小，皮較厚，須經過一道催熟工序後才能作為水果食用，味道酸中帶甜，別有一番滋味。在過去，芭蕉很少被作為正經的水果賣，大都是在一些早市集裡，一些農民用自行車推着自家產的芭蕉向早練練的人兜售，早市散後，也就無處尋覓了。原因是芭蕉沒有香蕉那樣誘人的香氣，口感也沒那麼甜軟，加上外表又不怎麼起眼，許多人都不怎麼喜歡它。只有識貨的人才知道，芭蕉性涼，能夠消食通氣，治療便秘有奇效，最適合老年人食用，可以輔助消化。但由於賣不上價，買者寥寥，許多水果攤都不願意賣它。以前我就讀的中學旁邊就是鐵路，兩旁種滿了芭蕉樹，恍若無主的野生植物，即使結滿了果實也無人看管。頑劣的小孩子，經常折了芭蕉葉作為武器，模仿鐵扇公主與孫悟空，互相廝打嬉戲。只不過，脆生生的芭蕉葉，輕輕一揮舞就折斷了，根本無法體驗到芭蕉扇的威力。我們有時也會折上一小串芭蕉，拿回家放到米缸裡，一段時間之後，埋在米裡的芭蕉就被溫熟了。清人李調元的《南越筆記》曰：「黃時生割之，置稻穀中數日即熟，熟乃大香可食。」這種溫熟芭蕉的原始方式，也是代代傳承下來的民間智慧。把芭蕉放入米缸以後，嘴饞的我們，幾乎每天都要打開米缸來看一眼，根據蕉皮的顏色變化，判斷是否已熟。沒熟透的芭蕉是無法吃的，輕輕一咬，嘴饞就會又澀又麻，難受上大半天。由於這個漫長的等吃過程，對性急的我們來說不啻於一種折磨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就失去了興趣。



■芭蕉。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吳羊璧

《水滸》與野豬林

我愛看《水滸》，隔一段時間會拿出來翻翻。近日《水滸》就在手頭，忽然想起有一回書，講到野豬林的，想起香港也有野豬，就把這一回書翻出來看看（第八回：魯智深大鬧野豬林）。不過有點失望，沒有看到野豬的描寫。關於野豬林，只寫了一句：「這座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，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。」就這麼一句，也就寫出了這是一個「險峻」的地方，魯智深拿着六十二斤重的禪杖，夠膽量也夠本領獨自走這地方，我就必須結夥，才能夠勉強壯起膽量走了。拿着六十二斤重禪杖的魯智深，在這險峻的野豬林裡，救了林冲一命。高太尉的兒子一再調戲林冲的妻子，還要除去林冲，高太尉本來要取林冲性命，但罪名不成立，只能把他「刺配遠惡軍州」。林冲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很有地位的，但是高俅為了兒子，就要對林冲下毒手。高俅吩咐押解林冲的兩個「端公」（原來宋時的公人，都叫做端公），董超和薛霸，各給了五兩金

子，要他們在路上找個僻靜去處，結果了林冲，揭取林冲臉上的金印回來作證。原來宋時的犯人，如果被判遷徙的，臉上都刺字，叫做「打金印」，這對犯人是很大的侮辱，又是最厲害的監管，因為打了金印的犯人，即使有機會逃走，也逃不掉的，臉上的金印除不掉。林冲臉上有金印，現在成為標誌，董超和薛霸收了高太尉的銀子，在路上要他們找時機「結果」林冲，並且取林冲臉上的金印回來作交代。押送林冲的董超和薛霸，收了銀子，就要在路上找時機殺林冲，揭金印。這樣，董超和薛霸就押着林冲，來到了野豬林。在野豬林這地方，林冲面臨着厄運。到了野豬林，兩個押送的「端公」就說累了，要歇一歇，睡一覺。他們說，恐怕睡時林冲走了。林冲道：「小人是個好漢。官司既已吃了，一世也不走。」（真是好漢口吻）但是兩個端公說放心不下，要把林冲縛一縛。林冲說，上下要

縛便縛。這個渾身武藝的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就這樣讓董超、薛霸緊緊地縛在樹上。縛緊了，董超和薛霸拿起水火棍，告訴林冲，「明年今日是你周年。」為了金子，也為了上有高衙內的壓力，水火棍就打了下來。在這荒僻的地方，又是給縛住了，林冲只好準備就在這裡被結束了性命。但是，沒有想到，在這荒僻的林子裡就跳出了一個胖和尚，大喝一聲：「酒家在林子裡聽你多時！」好一個胖和尚，他就是渾身義氣的花和尚魯智深。這時候出現個魯智深，真是叫人興奮。好一個胖和尚，來得真及時。一個正氣凜然的形象，在這時出現令人印象格外深刻。魯智深本來就想把這兩個「端公」殺了，但林冲好心，代求饒命，魯智深說：「你們兩個撮鳥，本是路上砍了你們兩個頭，兄弟面上，饒你兩個鳥命。」遂掄起禪杖，把路旁一株松樹打得折了。再警告一聲：「你們兩個撮鳥，但有歹心，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！」林冲就這樣才躲過了一厄。香港有野豬，好在沒有這樣無法無天的野豬林。不過，有時我在住處附近的小山徑上走走，也會想起：好在野豬不在這裡出現，不然，不知怎麼對付。

遊蹤

開卷有益

王焱

《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》：追尋失落的大學傳統

春日的周末，難得空閒一次，和老公驅車，回鄉下娘家，看望老父親。車穿過人多熱鬧的小集鎮，駛進鄉村，視野一下子開闊起來。水泥路面鋪就的阡陌像灰色飄帶，四通八達地將生機勃勃的田野，分成了許多綠色格子間，而泥土鋪就的田埂，多麼多麼踏踏的褐色田埂，早已不復多見。我們的車在繞着格子間的灰色飄帶上，迂迴曲折地進行。打開窗，暖暖的陽光如水般瀉下來，和着微風，灑在臉上，身上，如母親溫柔的撫摸。而我，卻感覺不到絲毫愜意。只因，那似曾相識的田園風光裡，少了許多如蜘蛛網般的褐色田埂。少年時代，背着書包，踏步田埂，追尋夢想的足跡，全被現代化的混凝土所覆蓋，竟找不到一絲痕跡，讓人不得不生出幾許遺憾感。車繞行了幾分鐘，總算看到一條田埂，卻早已不見了泥土的褐色，

倒長滿了綠色的雜草，掩映在長勢茂盛的油菜、蠶豆等農作物之間，不細看，還真讓人難以分辨。我服脫老公停車，攜着他的手，並排行走，卻是耐心地陪着我，在田埂上慢慢行走。看得出，見到如此美與巧妙隱匿的田埂，他的興致也很不錯，一邊伸着懶腰，一邊做着深呼吸。煦暖的陽光如此燦爛誘人，微風夾雜着青草與泥土的芬芳，撲鼻而入。踏着鬆軟的雜草，一種久違的、雕刻着青春的記憶浮上腦海。童年，如男孩般頑皮的我們，時常和三、五玩伴，在田埂上滿山遍野地瘋跑，或幾個人圍成一圈打撲克牌。待到夕陽西下時，玩累了，每人牽着一頭壯兒吃得滾圓的老牛回家。如今，重訪兒時的足跡，就如回到了那些天真爛漫的時光，怎能不讓人留戀，又怎能不讓人生出許多感慨？

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內，有一個自成一體，且聞名遐邇的「園中園」，名曰「燕南園」。這個小小的園子裡雖然只有十七幢住宅，園內卻是茂林修竹，曲徑通幽，風景不俗。不過，燕南園之所以引人注目，並不是因為它的風景優美，而是因為自建園八十多年來，這裡曾經居住過許多位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泰斗級人物——諸如陳岱孫、周培源、馬寅初、翦伯贊、湯用彤、謝冰心、朱光潛……等等。而肖東發、陳光中的《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》一書，即以追溯北大燕南園的歷史為切入點，回顧這些學術大師的生平業績和心路歷程，尋找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的內外原因，折射老北大的學術風貌和學人風骨，並以此發現幾近中斷的大學傳統，追尋正在失落的大學精神。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執掌清華大學時曾經說過：「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」的確，一所大學之所以會成為時代社會的人文淵藪和學術重鎮，首先是與這所大學是否擁有泰斗級的學術大師分不開的。北京大學也是同樣，縱觀其一百多年來的建校史，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一流的學府，巋然屹立于世界名校之林，就是因為北京大學名師薈萃、人才輩出，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撐起一片天空，在文化的傳承創新中營造出萬千氣象。單從曾經在燕南園居住過的大師們來看，這裡既有文學界和史學界的權威，又有數學泰斗、法學泰斗、力學泰斗，以及諾貝爾獎的獲得者。他們都是會通中西、熔鑄古今的學人，他們的學術業績既囊括了各個學科領域，在他們身上也都有着一個顯著的特點：那就是堅韌不拔地追求真理，堅持不懈地完善自我，無論是學業，還是做人，均為後世子孫樹立了楷模。肖東發、陳光中的文字，介紹了燕南園自建園八十多年來歷經滄桑和變化的歷史，同時也無疑是一部簡潔、扼要

的人物評傳——雖然曾經居住在燕南園裡的大師們的確為數眾多，但兩位作者所精心挑選出的人物，卻是獨具匠心、且各具代表性。如果說馮友蘭的個人經歷，「是一個從實現自我到失落自我，最後回歸自我的思想歷程」；那麼，翦伯贊夫婦則以死為抗爭，書寫了一代知識分子特有的剛烈風骨，為燕南園的歷史留下了一段足以令人嘆惋的沉重話題。另外，還有以「不識時務」聞名、以一敵一國頑強論戰的馬寅初，「關心社會，以國家為重；關心別人，以他人利益為重」的陳岱孫，「出入幾生死，往事泣鬼神」的周培源……這些學術大師雖然興趣不同、個性各異，但他們的現實關懷和學術追求卻殊途同歸，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學風風範，既是一代大師視野開闊、底蘊深厚的反映，又是北大文化多元共存、兼容並包的象徵。作為一部人物評傳與人文風物相互交融的小書，兩位作者的文章雖然大都篇幅不長，卻多以細節說話，盡量展現出每一位哲人先賢鮮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狀態。比如，文革期間被江澤涵撕掉的藏書中的胡適簽名；林庚以詩為伴，「吟」到忘情時的「引吭高歌」；朱光潛對日常生活的濃厚感情和活潑潑的興趣；林森對燕南園的留戀和難捨……這些具體而微的細節，真實還原了大師們有血有肉、有感情有思想的世俗人生的形象。正像兩位作者所說的那樣，談北大精神與北大氣象，終究還要靠北大人來體現；而追尋北大精神與北大氣象，終究還要先去了解北大人。所謂「校以園勝，園以人傳」，一代代學者名師的交替，既是燕南園名揚天下的基礎，也是它充滿活力的源泉。（《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》肖東發、陳光中 著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。定價：52元。）

此時，多年前的那一首台灣校園名曲不經意間竟輕輕唱出：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暮歸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藍天配夕陽在胸膛，繡線彩雲彩是晚霞的衣裳。……」這首鄉間小唱，多少落寞惆悵，都隨晚風飄散，遺忘在鄉間的小路上。行走，那份單純而又簡單的快樂，那份對泥土的眷念，對於一直在城市長大的老公來說，是難以體會



■走在鄉間田埂上。網上圖片